

刘心武

杂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 • •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ZONG CE HUA FAN XI WEN JI XIU RONG
ZHUANG ZHENG SHE JI WANG SHU PENG

刘心武杂文自选集

●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刘心武杂文自选集

刘心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9¼ 插页 6 字数 195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269-2/I·2020 定价:16.00元



刘心武

自序

我心里明白杂文、随笔、散文、小品等文种的区别，可是嘴里却讲不大出来。把这话说给一位杂文大家，他笑说：你明白就好！

我还明白，杂文也还有不同的取向和写法。写得如同投枪和匕首，那是投向敌人或腐败现象的；写得如旗帜和号角，那是面向民众鼓其志气的；写得如手术刀或针灸针的，那是治病救人的……我呢，我上述写法的杂文也都有，但不多；我把我的许多杂文，比成梳篦，梳的是我自己和读者的心草。

在这世纪之交，不仅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期中，整个世界，全人类，似乎都面临一个新局面、新转机。在显得急促而诡谲的大转折面前，不仅个体生命往往会感到困惑，心草乱生，烦肠百结，派生出许多互相纠楔的心理问题，若干社会群体也会产生出心理上的共惑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以杂文的形式，化整为零，以文字作梳篦，梳理心草，篦除芜念，调节心理平衡，提升理性认知，化除困惑，进入澄明，便成为作者与读者在交流中一种愉悦了。当然，梳篦的功能是有限的，但常梳常篦，以点点滴滴的化惑，而终于整合为一

种较有价值的憬悟，也还是一种可取的精神生活吧？

我把以上想法，说给了那位杂文大家。他还是笑，说：“梳篦杂文”，你这倒也自成一家；可是你嘴里讲出来了，心里究竟明白到了什么程度？

我把这个杂文自选集呈献给读者，希望在读者的批评帮助下，闹个心里更加明白！

一九九六岁初绿叶居中

目 录

自 序.....	1
起点之美.....	1
搜索友情.....	4
为你自己高兴	11
中间过渡色	14
社会填充物	17
女性自身感	20
关公大玩偶	24
心理冲凉	28
欣赏男体	31
谁 做	35
心上的草	37
发宜常梳	40
给她一大哄	42
心灵潜语	44
想象宇宙	48
扶 富	50

秀色可餐	53
勿作“蹴迷”	56
自己与别人	59
友不过三	61
退而结网	64
良心与凉心	67
“财”字莫横贴	70
单瓣月季自在开	72
睡个安稳觉	75
摩登裙与矿工裤	79
墅而无别	84
寻觅“托儿”	87
宝盖下面	92
谈 伴	95
“无名酒鬼俱乐部”	98
处境两喻.....	102
喇叭口裤.....	105
寻找温点.....	109
追 光.....	111
虽然篇.....	114
如果篇.....	117
不再吃惊.....	121
“穷人意识”.....	124
是可忍.....	127
“律盲”.....	129
欲望与技能.....	132

剥离与粘连·····	134
别往筐里跳·····	136
心不碎·····	138
自律时代·····	141
无聊这把双刃刀·····	143
找话来说·····	145
为人所厌·····	148
“天文思维”·····	151
发财不易·····	155
把恶魔变成一个角色·····	158
喜厌之外·····	163
你我真面目·····	167
在记忆深处·····	171
话堵话·····	174
有毒的逻辑·····	177
超越梦幻·····	181
结庐在何境·····	184
虽然我不喜欢·····	188
直面俗世·····	193
记忆力与想象力·····	197
错过·····	200
当了一回“港澳同胞”·····	203
“百忧解”与脑芯片·····	207
心理质量·····	210
“顾问”多棱镜·····	214
不可想象·····	218

不赞同与不允许·····	221
通感与通才·····	226
暂不超越·····	229
恐惧与恐怖·····	233
“最后一刀”·····	240
黄 M 又入眼帘 ·····	244
中野与麻原·····	248
护林与“烧荒”·····	252
自我净化与清洁世界·····	258
嗲·····	263
超越“泡沫”·····	266
备用伞·····	270
暴力耻感·····	274
好事多魔·····	277
耸听与操作·····	280
鲑城的启示·····	283

起 点 之 美

到现场观看赛跑，多数人总愿选择离终点最近的位置，我却偏爱在起跑线附近观看。运动员在起点上的美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当运动员们在起点脱下外面的罩衣，露出紧凑而富有弹性的筋肉，先略事活动臂膊腿脚腰肢，再渐渐弹跳着、抖擞着，准备进入比赛，那神情，那体态，那气氛，就已非常之优雅；等到运动员们在起跑线上找准自己的道位，在裁判员一声威严而悠长的“预备——”声中，各自凝聚起他们灵魂的注意力拼搏进取，并透过他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筋腱显现出他们肉体所蕴藏的爆发力弹射力承受力，那他们简直就是一列力与美的活雕像。家里有了录相机后，我常把这样的场面录下来，并用慢放、定格的方法细细品味起点之美。我看清了在比赛现场往往看不清楚的运动员们的面部表情。那起点上的表情实在是人类最美好的表情之一。倘若说恋人的表情是人类延续不灭的象征，那么，起点上的表情便是人类进取突破的希望。

人生的终极点只有一个，然而起点却有许多。运动场上的起点是明显的，生活中的起点往往较为隐蔽。一个想向文坛进军的青年在深夜灯下铺开了稿纸，用手中笔郑重地写

下了第一行字；一个刚到单位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头一回走进办公室，他尽量大大方方地望着大家，大家都好奇而友善地望着他；一个才把趸来的川橘铺排在货位上的个体户，用戴着厚厚的棉手套的双手捂捂冻得发红的耳朵，瓮声瓮气地发出他的头一声吆喝：“大橘子保甜咧——”；一位才任命的局长，不大习惯地坐在来接他开会的轿车里，想同司机说句亲热的话却不知该拣哪一句说；一个已经非常走红的大明星，倚在沙发上读别人新送来的剧本，刚刚开始觉得里头的那个女主角有点挖头；一个明天要应考的中学生，把捧着的课本贴在胸前，在忍痛关闭了的电视机前点着下巴背诵单词……

“预备——”生命之神在行使裁判员的职责，向人们发出悠长的指令。

凡凝神谛听他的指令并尽全力准备投入的人，都是美的。

尽管在终点处会出现绝不平衡的场面。文学青年的稿子也许会被退回。走向生活的大学生也许会碰许多的钉子。卖橘子的个体户这一回也许不能大赚；新上任的局长也许不久便会调离；大明星的下部戏也许会砸锅；中学生第二天应考时也许会失常；谁也保不齐在那等待着我们的终点上不会落伍、失败甚至被淘汰掉。

然而，对于人生来说，终点固然诱人，起点更弥足珍贵。一时的终点上的失美，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可怕的是寻找不到新的起跑线，失去了在“预备”声中大大振作起来的力与美。

终点之美，属于优胜者。起点之美，属于每一个人。而

自觉地进入起点并调动起自己的美来,也便是人生中的一种优胜。

1988年1月1日

搜索友情

我发现，近年来中国文学的题材空前丰富；许许多多的禁区均已相继打破，人的七情六欲似乎都得到了相当的表现，特别是以往最受禁锢的情爱和性爱，以及承载着或失落了情爱的性爱的人们，痴男怨女，节妇淫娃，寡妇鳏夫，色鬼暴徒，所形成或所潜在的早恋、晚恋、单恋、同性恋、变态恋、纯情恋、纯性恋、无知恋、莫名恋……都不再是政治或道德藩篱所能阻挡住的，堂堂正正地占据了若干文学杂志的篇幅。但有一种按说是人类中最常见最普遍并且也最不受禁锢还可以说是从未列为文学禁区的情感——友情，却几乎没得到什么正儿八经的表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把这疑惑同一位朋友说了。朋友笑问：以往的文学，对友情又有多少正儿八经的表现呢？冷静一想，可也是。即以“三言”、“二拍”中头一部《警世通言》的开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为例，这算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专门写友谊的了，但写得极浅，读过一遍，所获印象只不过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艺术追求的欣赏和理解而已，篇末赞诗云：“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空洞而无力。《吴保安弃家赎友》、《羊角哀舍命全交》也不过

是表达了仗义与守信，那自然是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美德，但距友情的精髓，似仍较远。

《红楼梦》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圣经”，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红楼梦》中写了那么多种人际关系，却似乎并没有写到深刻意义上的友谊，贾宝玉与秦钟乍看上去是一对朋友，但从情节的流动中与叙述语言的蛛丝马迹中，读者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对同性的恋人，贾宝玉与蒋玉菡的关系就更令人洞若观火；“金陵十二钗”之间固然不乏欢聚笑谈或喁喁私语的交往，但有谁相信，“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宝钗和黛玉就真的“孟光接了梁鸿案”，成为朋友了呢？又有谁相信，“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之时，李纨和凤姐就真的心心相通了呢？甄士隐对贾雨村的赏识与接济，并未融化贾雨村人性中的黑暗，二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友谊，“醉金刚轻财尚义侠”，似乎有了一些友谊的成分，但小说中明文写着：贾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也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颂他情，怕他臊了，反为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是了。”贾芸竟根本没把倪儿的人格提升到朋友的高度。《红楼梦》这“百科全书”，竟缺了“友谊”这极端重要的一科！

中国古典诗词中，朋友间赠答的诗不少，唐诗中尤多，但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则纯粹的友谊仍然寥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该是绝顶光艳的名句，但人家明明白白说清楚了这种“知己”的基础——“同是宦游人”，即同处一个官场，一个政治圈子，而世上没有比官场更多变化，没有比政治圈子更会“翻脸不认”的了，所以，尽管我们曾将这两句名诗热血沸腾地赠给了“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但一旦

我们认为人家“灯灭”或人家认为我们“修正”，则双方的血温都会降到冰点，所以这样的诗歌似乎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友谊颂”。别的诗呢？“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颇为深沉，但“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原来是亲戚之情。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是为人所称道的，比所传的李白与杜甫之间可疑的友情真切而可以捉摸，元稹诗曰：“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晚风吹雨入寒窗。”细品之后，发现他所关切的，还是白居易的仕途沉浮，这其实还是一种“同僚”之谊，即潜意识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绪宣泄。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含意汗漫，所谓“故人”，指泛泛的朋友，或可理解为“故里之人”，引出的并不一定是关于友情的思绪，而很可能是对离别熟悉的人文环境踏入一陌生境界的惆怅。杜甫名篇《赠卫八处士》句句牵人魂魄，但通读全诗，就可知杜甫与那位卫八处士之间其实平素并不互通消息也并无思念挂胃，只是在偶然的邂逅中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罢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充其量只是一对“酒友”，“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也无非只是一对“文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如汪伦送我情”，也只不过是短暂的“离情”；“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似乎在呼唤友情，但究其实，不过是醉金刚倪二似的也斜着眼爆着嗓门发泄自我的侠义情思罢了。所以，倒是感慨友谊之难寻觅的诗更多也更深刻。“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深知散比聚更为人际关系之常态。“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干脆断定人际关系是“金本位”而非“情本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对在世期间觅

到友谊已不存幻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则对离世后也不抱期望，人是自始至终只有以自己为友了。李白毕竟还是伟大，杜甫对他那样好，所献出的感情非“友谊”二字莫能命名，但他的回应总是淡淡的，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得其乐，或索性以大自然为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伯牙子期的美谈似乎并不能打动李白的心，他连“知音”也不尊重：“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简直十足的“以我为中心”，我要是那位被轰走的人，一定会对他说：“我才不伺候你呢！明儿谁来谁是孙子！”

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感叹友谊的精贵。不作习惯性的“中西文化对比”了，洋人的文学里或许真有关于友谊的闪光篇什吧，但人家没有长达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连串把全民都卷进去的政治运动，所以尤其不必也不便作近期的对比。

朋友问我：你认为什么才是纯粹的友谊？《尔雅·释训》：“善兄弟为友。”《易·复》：“朋来无咎。”这些古典的解释我都不取。“同师曰朋，同志为友”，其实等于取消了纯粹的朋友。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纯粹的友谊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1)它是超越性的。超越于爱情，异性或同性间的情爱，可能含有相当的友谊成分，但我不视为正宗的纯粹的友谊。超越于政治功利，所谓“同志”、“战友”，特别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当然都可能含有相当的友谊成分，但我更不视为正宗的纯粹的友谊，记得几年前刘少奇同志得到平反后，某报上立即登出一篇《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革命友谊》，字